

鳳凰池

清·烟霞散人／编
广来整理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ZHONGGUO GUDAI SHIDA CAIZI QUANSHU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凤
凰
池

清·烟霞散
广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160 千字
印 张	79
版 次	1997 年 6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书 号	ISBN7 - 204 - 03586 - 0/I · 629
定 价	298 元 (全十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
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 (1)
- 第 二 回 榻悬香积谁怜迁客是仙才
诗和齐纨不惜改装寻吉士 (16)
- 第 三 回 奇女子因奇梦得遇奇缘
傲书生逢傲才全消傲骨 (29)
- 第 四 回 醉公子何来月下惊人
忆多娇只为楼中断句 (39)
- 第 五 回 忠臣陷虎坑愿作刀头之鬼
淑女投豸史暂为幕府之宾 (52)
- 第 六 回 有心一见倾心认真成假
睹面几曾识面因旧逢新 (62)
- 第 七 回 东床坦腹愿天速变男儿
西阁谈心对月宜联姊妹 (76)
- 第 八 回 假偏遇假一首诗窥破机关
痴复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计 (89)

- 第九回 金玉代倾为良友得逢圣主
琵琶别抱恨奸朋忽奔佳人 (99)
- 第十回 假名娇客相逢顶替春元
无义相公巧值多言银鹿 (109)
- 第十一回 对面不相逢暗暗传知消息
笑谈来窃听明明说出根由 (119)
- 第十二回 白丁公子狗洞里思食天鹅
青眼泰山龙座前求婚丹凤 (129)
- 第十三回 担水卖人奸兵部当场遗丑
命题限韵圣天子枉驾为媒 (142)
- 第十四回 三军奏凯方表是男儿
一疏朝天始成为侠烈 (153)
- 第十五回 是是非非二小姐千般巧计
颠颠倒倒两状元满腹疑心 (165)
- 第十六回 打破疑团旧朋友与新朋友一家完聚
参通妙想大姨夫共小姨夫两姓姻缘...
..... (175)

才子从来不易生，河洲淑女岂多闻。
事奇巧幻真无并，离合悲欢实骇人。
词香句丽堪填翰，胆智奇谋亦异新。
是编迥别非他比，阅过重现不厌心。

——耕书屋梓行

第一回

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
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

词云：

肝胆两相成，管鲍交情。诗囊剑匣酒瓢倾。不道山魈多伎俩，白昼公行。总有价连城，肯把他轻。风波转眼使人惊。微服当年曾过宋，何况书生。

——右调《浪淘沙》

话说前朝，河南府洛阳县，有一才子姓云，名剑，

表字鶚颖。父名睹青,官拜兵部左侍郎。母山氏。云生才五岁,其母山氏,忽已去世。因他诞生之辰,有个同年,送一口宝剑来,所以取名云剑。那侍郎,为其年四川峨嵋山有个女寇,名唤峨嵋大王,侵扰地方。朝廷差一员总兵官,叫做文斌,提兵剿灭。不料那文总兵孤军深入,粮草不支,反被他杀得大败。此时兵部尚书詹有威,勒他纳贿。那文总兵,向来是以忠勇著名的,他道:“粮草不足,以致取败,原非本职的罪。”坚意不肯,情愿待罪。詹尚书大怒,就把误国丧师的题目,动了疏,稳稳的道是个斩罪,不可逃了。亏了云侍郎,一来爱惜人才,二来怜他无辜被陷,再三疏辩申救,因此文总兵方得削职回籍。詹尚书从此就怪了云侍郎,屡欲寻事中伤。云公晓得不免,只得上了乞骸告老一疏,圣上准了,回家惟以课儿为事。才过年余,得一病患,也就弃世了。此时云生方十二岁,哀毁尽礼,自不必说。亏了一个老仆,名唤赤心,尽力扶持幼主。长成十七岁,且喜生得美如冠玉,面若神仙,神凝秋水,气蔼春风,聪敏不凡,过目成诵。满服后,正值宗师岁试,应童子科,高高入了泮。云侍郎在日,就有人要与他联姻,因侍郎生性刚烈,不去问那女儿好歹,先要拣择亲家,不是嫌他卑污苟贱,就是怪他作威作福,所以蹉跎不就。那云生全不在心,一味用功上进,虽则宦橐平常,幸亏用度有限。父亲亡后,即将家人仆妇打发开去,单留一个小厮,叫做松风,与那赤心老

仆，三口儿度日，不至十分艰楚。云生素工临池，虽不追踪张芝、右军，却也下笔有此神雅。善丹青，虽不比顾虎头、吴道子，却也能开生面。只是生性耿介，不肯与俗士为伍，随你宦家子弟，若不通文墨的，他便见之驱秽，去之惟恐不速，所以落落寡合。他常说道：“与其对那凡夫俗子，不若对那好鸟名花。”所往来者，单有一个年伯的儿子，姓万，名人雄，字顾公，最为相知莫逆。顾公为人，志气轩昂，言谈慷慨，颇有国士之风；不事毛锥，单喜长枪大剑；生平慕封侯的定远，喜破浪的参军，见那诗云子曰者也之乎的人，他就摇头闭目，只与云鶚颖臭味相投。为甚么他两个这等相好？只因那云生，傲骨如铁，自是诗书中的英雄；那万生，侠气如云，亦是剑戟中的豪杰，所以意气相孚，情如胶漆。正是：

交谊原非口耳寻，知交到此是知心。

孙吴孔孟心相契，方许他人说断金。

且说那洛阳县，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。出得有名的花卉，东门外尤有生胜。离城数里，有个小村，叫做苏家坞，相传是当初苏秦读书之处。后来六国拜相，城中起造大第，就把这个所在，改作花园。凡值春秋两季，万花竞秀，百卉争妍，历代相传，有人守护。后面苏氏又发了一个大乡宦，因此这个花园，一发修饰得轮奂，周太有数里宽阔，打起绝高的粉墙，墙外四面都栽植桃柳，参差相间。园门向南，第一层进去，先是

一个庵，装塑花神在内，上有一匾，题曰“似锦坊”。庵后面两扇竹扉，启扉数步，有一个小亭，名曰“聚香亭”，四面都是竹屏风。那屏风架上，是些木香茶藨蔷薇，每到开时，红白相杂，馥郁之气，袭人衣裙。由亭而进，又是别一洞天，宽敞里许，都是牡丹。那牡丹五色俱备。中有建一大殿，殿上设有神像画造一个。香亭中间，六个金色大字：百花朝会之所。两边两个大楼。东曰“醉春”，西曰“坐花”。这是为那看花的，或要饮酒，或要赋诗，俱在这楼上作乐。那醉春楼东南隅，又一小轩，曰“花颖厅”，惟有这个去处，都是芍药。那殿后一带，尽是有名花卉，不能悉载。迤迤走进中间，有一小沼，沼中也有一小亭。傍亭，一林木兰。亭上匾名“六郎居”。一画沼中有二圆舫，棹桨中流，系这画舫在木兰上。而此舟如与六郎居偃傍矣。沼沼俱种莲花芙蓉，莲花吐后，芙蓉又开。那画舫浮沼而过。隐隐有一小山，山下一洞，玲珑口窍，不下武陵桃源。洞口一碑，刻曰小庾岭。四围梅花之盛，其有若简文广平赋中所称者，其他不暇尽数。到了春日，这些游人、仕女杂沓而来。惟二月十二日是花神诞日，尤其热闹。是日，叫做百花竞会，不论贵贱长幼，百戏竞作。有一首洛阳城东歌，道得好。歌曰：

洛阳城东似锦庵，花飞城北复城南。洛
阳城东庵似锦，香风吹远还吹近。香车宝马
如云屯，芳菲烟霭何氤氲。绿叶参差争绿

鬓，红英妖艳荡红裙。

绿鬓红裙多绮丽，笑入百花最深处。仿佛如游春明池，脂肪与花交旖旎。谁家公子服翩翩，花骢金勒珊瑚鞭。十五女儿金钗坠，笑拾回看美少年。少年载酒花前醉，手按花枝心欲碎。夕阳西下百花会，醒来犹抱花枝睡。

却说那云生，自从入泮之后，敛迹一头，也不晓得外边有甚么景致。这年，却值二月初旬，云生正在那里看书，只见松风，手中拿了一枝梅花，笑嘻嘻走进来，双手递与云生。原来云生，素性爱梅，随手接来嗅了或嗅，便问道：“这花是哪里来的？”松风答道：“方才外面有人拿过，与他折这一枝，说是小庾岭折来的。”云生微笑道：“吾闻大庾岭梅花最多，怎么又有个小庾岭？这人分明取笑你。”松风道：“原来相公还不晓得，这里东门外，苏家坞花园里，有个小庾岭，如今梅花不知怎么样开得多哩！”原来云生，足不出门，从来不晓得那苏园胜景，便问道：“那里可走得通的么？”松风道：“怎么走不通，只怕还挨挤不开。”松风正在那里夸说苏家坞的景致，要打动云生的兴，以便因公带私，好跟随去受用。忽听得卧房内哄然一声，主仆二人都吃了一惊。你道是什么响？

恰似南山猛虎啸，犹如北海老龙吟。

原来是匣中的剑啸。云生同松风走到卧房内，寂

寂无声。只见床边剑匣，恰像在那里动的一般。云生就晓得了，忙叫松风，抬了剑匣出来，开了匣，取出来一看，只见光芒四射，神色如飞。云生忙整衣拜了四拜，便道：“宝剑，宝剑，想是你跟了我贫儒，不能彀有出头日子，故此长鸣么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万顾公走到，便叫道：“锓颖兄，你在那里说怎么？”云生道：“万兄，小弟说来也大奇。”就把看梅讲话，与那剑啸的缘故，说了一遍。“你道奇也不奇？”万生道：“真个奇，真个奇。”低头一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想兄的真讳，在剑上得来的。今日宝剑长鸣，兄翁不日也要长鸣了。”大家笑了一笑。万生又道：“云兄，你方才说甚么观梅，小弟正为此而来。闻得十二日苏园游人如蚁，弟与兄挂了杖头，到彼一乐何如？”云生正被松风说那苏园梅花繁盛，心里巴不得就去看看，此话正搔着他痒处，便道：“小弟也有此兴，与兄同去最妙的了。只这一日，须要早去，尽一日的兴便好。”万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是，兄善于诗，少不得带了纸笔，做首梅花诗。小弟下酒无物，甚是寂寞，方才剑鸣，敢是要我带去做个梅花舞也不可。”云生道：“兄若有舞剑的兴，妙极的了。那时做诗的做诗，舞剑的舞剑，诗人侠客，吾与兄两个占尽。”大家又说笑了一回。万生道：“小弟告别，临期造府相邀。”云生道：“不要爽约了。”万生道：“只怕吾兄为蠹鱼缚住，小弟哪有爽约的理。”两人一笑而别。正是：

今朝引出罗浮梦，他昉调鼎鼎美。

到了那日，万生果然早至。云生正在那里望他，见他到那，便笑脸相迎道：“小弟在这里做那桥下尾生，兄竟不作失期的女子么。”万生也笑道：“小弟正恐桥下水至，故此不敢迟来耳。”云生道：“小弟已叫小价买下酒肴，可速往那里去罢。”万生道：“云兄可谓精细之极矣。”即命松风，把一条担子，一头放了酒肴，一头放下纸笔剑画，又带了一条鲜红毡单，分付赤心看了家。赤心道：“相公可早些回来。”云生点首，三人竟往东门而出。

一路行来，真个游人士女，不计其数。一路说说笑笑，早已到似锦坊了。三人挨挤进去，略略把这些楼阁领略一番，即便下了画坊，渡过小庾岭来。远远的早已香风扑鼻。一望去，万树梅花，荡人心目。上了岸，云生不觉喜极狂生，对万生道：“小弟株守斗室，不知有此大观，还是我负梅花，还是梅花负我？”万生道：“小弟不早相邀，负兄的是我，负梅花的也是我。”云生大笑道：“今日之行，两不相负矣。”说说笑笑，上了岭，拣一株最兴的梅花树下，叫松风铺下毡单，摆下酒肴，两个对饮。饮了几杯，万生笑道：“以兄之才，他日盐梅之寄，自不必说，但纸帐独眠，将来能无动念？”云生道：“万兄不要提起这话。譬如小弟，素性爱梅，其余总是艳若夭桃，浓如红杏，富贵若牡丹，久已不入眼中。至于夫妇，人之大伦，必是那绝世的姿容，超出

桃杏牡丹之外，与这梅花相似的，方肯入目。不然，仍甘独眠，决不敢轻赋好逑也。至于吾兄，又不知作何意想？”万生道：“小弟不敢须期，且留此身，以有待耳。”两个正在谈笑畅饮，只见画舫中又来了几个看梅的人。一个方巾阔服，满脸都是酒色之气，同了两个帮闲，后面跟了几个仆从，一同上岭来，也在一株梅树下摆了东西，大哺大饮。万生问云生道：“兄的诗兴可发作么？”云生道：“对梅花而不做诗，真是辜负花神。被兄一言，使小弟诗兴勃勃。”就叫松风取出笔砚，磨起墨来，铺下一幅小笺。云生略略沉吟，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双手递与万生道：“请教，请教。”万生接过头，即吟道：

百花头上占春魁，仙质疑从瑶岛来。

水骨肯容蜂蝶伴，遐心偏向雪霜开。

□□□不多君侠，调鼎还须仗尔才。

□对莫忘今日意，纵拚痛饮酒千杯。

吟罢连赞道：“好诗，好诗。可惜小弟俗士，不能与兄唱和。”说罢，满满的斟了一大杯，递与云生道：“兄既不负梅花，梅花岂肯负兄乎。千杯不多，一杯非少。小弟竟代梅花做主人了。”云生大笑道：“非兄不能为梅花做主人，非梅花不能使小弟开怀畅饮。”说罢，举杯一饮而尽，也就斟一大杯，递与万生道：“请兄代梅花饮了。”两个大笑一回。此时，万生已有酒意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吾兄诗兴既阑，小弟久已技痒了。”云

生也就立起身来道：“也该轮着兄了。”便叫松风，收拾过了酒肴。万生脱去外面衣服，轻轻把宝剑提在手，从从容容的舞将起来。那些看梅花的，见有人舞剑，都走拢来观看。是方才这伙饮酒的，也来挤在一处。此时，万生渐渐的舞出手段来了。但见那：

光飞耀眼，神色摇空。剑助人威，人随剑转。慢一回，紧一回，仿佛似神龙出海；横一架，直一架，依稀的猛虎奔林。耳根边，只听得呼飐飐，如万里风涛从天下；眼睛里，看也一闪一闪，如千条电影盖地来。纷纷乱舞梨花，点点横飘瑞雪。左盘右旋，一步一步紧一步，分明手掣金蛇；前开后合去来去来复去来，端的身翻银海，人撒手，瀑布飞泉一片，天衣无缝；猛四身，催云急雨，千株紫雾消痕。真个丰城宝剑冲霄汉，飞入延津水底神。

那万生舞罢了，轻轻放在匣里，神色自若。那些看的人，没一个不喝采。云生也大叫道：“神不技矣！”万生答道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”这些看完的人，也都去了。偏是那方巾阔服同了两个人的，站着不去，一眼注定这把宝剑，欲得讨来看看，又不好开口。转是万生见得他意思，举手与他拱一拱道：“尊兄可是要看这把宝剑么？”这人道：“不敢。”万生道：“要看何妨。”遂向匣中取出来，递与他看。他就拿在手

中,看了两看,也不则声,还了万生,手也不拱去了。云生便道:“这个人分明是纨绔子弟,一定是目不识丁的,不然怎么这等不韵。”万生道:“不要睬他,小弟舞得渴了,与兄再饮一杯何如?”云生道:“小弟亦有此意。”忙叫松风摆列起来,真饮到傍晚方回。

你道那方巾阔服的是哪个?原来是洛阳县有名的泼皮公子,姓白名贲,号无文,父亲现任都宪。他专一使势作威,奸淫不法,且喜腹无墨汁,目无只字。那两个帮闲,一个叫符良星,一个叫尤其显。两个在外招风生事,助纣为虐,衙门蠹役,个个串通。那白公子,自从看了剑回来,对尤其显道:“老尤,那把剑真个好得紧,你可替我打听看,是甚么人家的?弄到手方妙。”尤其显道:“小人已打听在肚里,那一个做诗的,是已故云侍郎的乃郎,这个舞剑的是万教官之子。这把剑倒是那小云的。大爷要他也不难,明日拚得个名帖,拜他一拜。他少不得要来答拜,大爷留他便饭一顿,慢慢的待我去问他,肯卖不肯卖。大爷这样威势,况他又是已故穷乡宦的儿子,自然一力奉承,不要说用价买它,或者竟送来也不可。”白公子道:“有理,有理。”

次日,叫小厮拿了名帖,就叫尤其显陪去。这日,云生正在那里揩抹这宝剑,忽见赤心手里拿着帖子,气喘喘的走来报道:“外面有个甚么白公子,来拜相公。”云生叫松风一边把剑收起,一起接过帖子来看。

上写道：

年家眷弟白贵拜

云生只得出来接见，已晓得是那日看舞剑的人。相见叙坐，那人问了姓名，云生未及开谈，先是尤其显打一拱道：“此位是现任都宪白爷的大公子，因慕云相公高才，今日特来拜望。”云生道：“未获识荆，何劳枉顾。”白公子说道：“正要慢慢请教，幸勿见外。”尤其显道：“我们白大爷，虽然富贵，倒是肯虚心的。记得前日看梅花时，云相公做得好诗，大爷至今称赞。”话犹未了，松风送上茶来，说些闲话，并不提起剑事。茶罢，即便告别。云生思想道：“他与吾从不识认，那一日看梅，又不曾交谈，为何今日特来拜我？看他并无斯文气象，想是个为名不为实的。”正在猜疑之际，恰好万顾公走到，早已看见桌上帖儿，便问道：“云兄几时有这姓白的贵相知？”云生道：“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前日看剑的那人，却是都宪白公的乃郎，小弟从不识认，不知为何特来望我？正在这里解说不出。”万生道：“毕竟是慕吾兄才学而来的了。”云生道：“我看那人，全无斯文气象，怎好与他往来。”万生道：“古云，礼无不答。兄的意思，无非不欲亲近他威势。然而他既先来，不去答他，是因噎而废餐了，怎么使得。”云生道：“所见有理。”于是，隔了两日，也写着一个年家单帖，叫松风跟去回拜。

且说那白公子，正叫那尤其显，在门外缩头缩脑

张望，一见云生，连忙进报。白公子不等传帖，早已整衣出迎，相见寒温，不消说了。此时符良星也在座，通了名姓，献过茶，云生就要告别。白公子道：“难得云兄赐顾，且请宽坐，还要请教。”尤符两个也说道：“白大爷最是好客，他志同道合的，就是刎颈之交。今日是慕云相公高才，特地虚心求教，云相公怎么匆匆的要去。”云生只得又坐下了。不一时，只见里面掇出肴馔来，云生看见，坚意要别，怎当他三个人拖住，死也不放。白公子道：“相知便饭，何必这等作色，想是嫌小弟愚陋，不足与谈的了。”云生见他抵死相留，只得勉强坐下，逊谢几句，然后坐席。只见那尤、符两个，满口之乎者也，不是奉面白公子，就来假恭敬云生。饮了数巡，符良星便问道：“那日小庾岭梅花树下，舞剑这位，必定贵相知了。”云生答道：“正是敝相知。”符良星道：“一发舞得洒脱得紧，真正是一剑才人。”那老尤就接口道：“莫要说剑舞得好，只这把剑，洛阳县也寻不出，就是白大爷这样人家，怕也不能彀有。闻说倒是云相公的，可是真么？”云生道：“是家父手泽，是所珍爱的。”符良星道：“这样宝剑，不知价值多少？”云生见他两个，只管剑长剑短，早已会意，便正色道：“肯卖的一金也易，不肯卖的万金也难，哪里定得恁么价钱！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就要告别。白公子见他话不投机，也不十分相留，送出门，一拱而别。白公子转来对两个说道：“才听小云口气，不像个肯卖的，怎